

没有亲眼见过妈妈湿疹发作的样子,甚至一度我都不知道。

我只看到妈妈经过湿疹劫难后的手,从手掌到手指,黝黑的皮肤和皮剥落后露出的新肉交错,新旧肤色对比十分醒目。妈妈从我的眼前迅速收回自己的手,带上胶手套,拎着一家子的衣服去池塘。

往年寒冬乍到,妈妈的手就会像面一样发酵肿胀,破裂流血,到晚上在焮热的被子里奇痒难耐,又不敢抓,只得用冷水镇。

为此我从外地带回了暖手宝和护肤甘油,想的就是赶在妈妈手肿胀之前,让她逃过一劫。我错了,妈妈的手不再是普通的肿胀了,而是严重的湿疹。

隔壁的婶娘在我家门口晒太阳,说起我不在的几个月里,妈妈的手上长水泡、生红疹,痒得不行就抓,一抓就流脓,到最后手上都没得一块好皮。

我真想象不出这几个月妈妈是怎么熬的,一家子还需要煮饭、洗衣服、带孙子、侍弄庄稼,而我只在每周例行的电话中,说我挺好的,妈妈说家里也挺好的。

湿疹经常复发,陪着妈妈过江去复查。妈妈坐不得车子,一坐即吐。读高中时,有一个月我们没有放假。妈妈因为坐不得车,只好踩着三轮车,骑了三十公里的路来学校给我带上现做好的肉和菜。

而今,我陪着妈妈走在陌生的城市。医院的人多,经常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。妈妈怕赶不上,一路疾行。

我边赶边喊:“妈,莫走车道上,有车子啊!”妈妈赶紧回到人行道上,走着走着,又走到了车道上,边走边往两边建筑的招牌看。我上去拉住妈妈:“妈,你跟我走好了。”

妈妈说要是医院走过了头怎么办?时间来不及怎么办?我忽然想起妈妈说过,在南昌帮哥哥带孩子,小侄子拉着她要去超市买东西吃,左拐右绕,东行西走,买完东西出来,伫立在街头,望着偌大的城市,不知道往哪里走。

不认识字,看不懂红绿灯,也不知道哪里是人行道,哪里是车行道,身上没有钱,手机更不会用——妈妈对城市是惶恐的。我挽着妈妈的手,就像妈妈小时候拉着我一样。妈妈并未因为儿子在身边就会安心些,她依然不放心地看身边的建筑,担心走过头了。一来到城市,她就好像是孤身一人陷入无数未知的威胁之中。

夜晚来临,妈妈烧好饭,泡洗了小侄子的衣服,来到门口,嫂子在给孩子喂奶,哥哥在给客户打电话,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把手往哪里放。

窗外灯火茫茫,偌大的城市没有一个人她是认识的,没有一个地方她是熟悉的,没有一句话她是听得懂的,她就像被从乡村的泥土里连根拔起,扔到这个城市住宅区的六楼。妈妈说,那一刻,她真想哭。

秋日的天空,是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。当秋风吹起了季节的长笛,天空就开始变得高远起来,秋云也随之变幻出万千姿态,显出淡然悠然的气韵。

记得小时候,秋天一到,母亲便会说,七八月看巧云。农历七八月,天上又轻又薄的云被称为巧云。不知为什么,我总觉得巧云跟天上的织女有什么联系。那么美丽多姿的云朵,一定是手巧的织女精心裁剪出来的。我想象着,织女在天上悠然闲坐,顺手拿起一把精巧的剪刀,认真地把白云裁出一朵朵,一片片,一团团,一丝丝,一缕缕。每一朵巧云都有美丽的形状,或许里面还有美丽的故事呢。天空是一张巨大的纸,织女借巧云在上面直抒胸臆,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
我跟母亲去田里干活,休息时,母女俩坐在田埂上。母亲仰着头说:“你瞧,天上的云跟田里的棉花一样,雪白一片。快看东北角那里的云,像不像一个大南瓜?”母亲的想象离不开田里的那些东西,棉花、南瓜、玉米、高粱、苹果、梨子,凡是地上有的,天上应有尽有。秋日巧云就是这么变化万千,奇幻神秘。我嫌母亲打的比方太土气,便给她背起了诗:“一群白色的绵羊,团团睡在天上,四周苍老的荒山,好像瘦狮一样。仰头望着天,我替羊儿危险。”牧羊的人啊,你为什么不见?”母亲中学毕业,听得懂我背的诗,拍手笑起来:“这诗写得真好,真是这样啊,刚才那片棉花,现在已经没影子了!”我很得意,



与母同行

■邓安庆

小时候,爸爸带着我去走亲戚,到了黄昏,妈妈一个人坐在屋门口等,也会哭的。可那是家,那里有她的土灶,有她的三只母鸡,有她的棉花、麦子、花生、大豆,有她的方言、泥路、柴垛。

我又在看妈妈的手,她的新旧杂错的皮肤,可以拉起,没有一点弹性,和我年轻红润的手对比分明。我的手曾经挠过她的脸,指甲划得她脸上血淋淋的,她也不躲,她不知道躲。妈妈烧菜的时候,我去堂屋条台拿水瓶,条台不稳,一下子倒下来,磕到我头顶上。我当即大哭起来。妈妈用衣服裹着我,沿着长江大堤一路往卫生所里跑。

没有麻醉药,医生直接用针线给我缝补被磕破的部分。妈妈把我死死按住,针从我的皮里穿过,我只晓得抓,只晓得哭叫。妈妈不躲,只说马上就会好的,马上就会好的。我的手还推打过妈妈,从梦里哭醒过来,妈妈把我抱起,问我怎么了,我就一腔恨意地边推打边质问:“为什么不带我上街?为什么不给我买东西?”

我总梦见翻过长江大堤,就是一条繁华的大街,上面店铺林立,人群熙攘,然而醒来时总是假妈妈不带我去。不带我走亲戚,不带我吃酒席,不带我拜菩萨,难得带上我,我人小腿短,撵不上妈妈,才嚷嚷累,妈妈就回头说:“没人叫你跟着来?”我就不敢叫了,觉得自己理亏,不让来还黏着要来,来了就别说是。这个时候,就别期望妈妈的手牵着自己了。

我开玩笑地说,要是当年不生我,也就不会让你多了一个“结怨”。身子弱,一出生就住院,一有点不舒服,就对她说这不好那不好;脾气娇,一不见妈妈就哭,哭得奶奶、外婆都不愿意带,妈妈只得一边带我一边洗衣服。



秋日巧云生

■马亚伟

便开始卖弄自己的想象:“妈,你瞧那片云,像小白兔吗?还有那片,像漂亮的白裙子……”

母女两个人就这样对着天空的巧云,像说梦话一样言来语去。直到母亲说“该干活了”,我们才从想象世界返回现实。后来我看到张爱玲的文章中写道:“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,听苏格兰

我吃饭挑食,婶娘说不肯吃就打,妈妈说打坏了怎么办?在地里拣棉花,我拣了两趟,太阳太晒,妈妈就让我回去煮粥算了,爸爸就恨恨地说:“看你惯的!”

刚去山里种地的时候,爸爸妈妈在山上的小屋吃饭,从山下传来孩子叫妈妈的声音,妈妈当即放下碗哭起来,爸爸跑到山下去找,真以为是我来了。是的,好长时间我觉得自己是妈妈的“累赘”,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对妈妈的折磨,在学校每吃一口饭我觉得是一种浪费,我不炒菜吃白饭,不买任何东西,觉得妈妈可以少花一分力气,而我也少一分内疚。

我不怕别人笑,妈妈病在床上,我在池塘边洗衣服,在乡村大婶还从没见过男孩子洗的;肾结石严重的时候,妈妈在床上起不来,捂着腰疼得辗转反侧,我偷偷拿锄头跑到地里去锄草。我目睹妈妈从年轻到衰老,从肾结石到湿疹,病痛从未间歇。

很多时候,我在想,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妈妈,我该怎么办?我拎起妈妈洗完的衣服到阳台上晒,妈妈煮饭时候我添柴点火,打水时我跑出门帮妈妈抬水,乡人都说妈妈把我当成了闺女养。

而如果突然有一天,妈妈不在了呢?每当中心浮起这个问题,我就觉得很恐惧。

外婆 78 岁时,从池塘洗完三大桶衣服,又收拾完三层楼的屋子,突发脑溢血,当日晚上就去世了。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一旦离开,你就再也不能触碰到她了,再也闻不到她的气息了,任是如何想念,都止于空蒙。

妈妈也会是这样操劳到最后一刻撒手而去吗?看着她端着碗从前房到后房,像是在找什么东西;看着她从楼上到楼下,腿脚上楼梯都颤巍巍的。

一个人这样衰老了,这样在无数琐碎的日子里丧失了时间的精确感,一个早晨接着一个黄昏,孩子生下又长大,长大后离开,然后是下一代,尽头都可以看得到了。外婆这样的一生,不也是妈妈的一生吗?

一日,放学回来,在家门口等到太阳落山,妈妈都没有回来,几只母鸡在豆场饿得乱转。我起身沿着垌里的大路往田地方向走,黄昏灰蒙的光泽笼罩着整个垌子。我要去找妈妈,我饿,我要吃饭,我要买转笔刀,我要喝米汤……

走到村口,迎面走来一个扛锄头的人,光线昏暗看不清,我就继续往前走,走着走着觉得眼熟,赶紧转头看,那人也恰在此时扭头看我。我看到了妈妈,妈妈看到了我。我们真的差点错过,各自走向没有对方的时空中。

然而还好,妈妈现在在我身边,紧张地赶路,赶着赶着又走到了车道上,车子嗖地从身边掠过,妈妈身子一下子紧绷,我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,没事的,没事的,有我在呢。

士兵吹风管……”我在想,大概每个喜欢看巧云的人,心中都藏着一个瑰丽而神奇的世界吧。

我中学毕业,要去异乡上学了。那个秋天,母亲为我整理好行囊,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去吧,外面的世界更大。”母亲送我离开故乡的那天,天高云淡,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特有的气息,那种熟悉的感觉让我留恋。我就要作别故乡的云彩,奔向异乡的天空了。我忽然想起与母亲坐在田埂看巧云的一幕幕,忍不住抬头看看天空。“妈,看天上的巧云!”母亲眯起眼睛,抬头仰望。我仿佛又回到小时候,白云千载空悠悠,巧云年年都会在秋日生起。秋空中白云缱绻,忽然间一朵云像挣脱出来一般,飘向更远的世界。

异乡的天空下,我是一朵流浪的云。秋日巧云生,我依然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。秋日的天空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,巧云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。我懂得用云来慰藉自己的乡愁,同时也学会了领略“坐看云起时”的惬意。秋空碧蓝,纤云弄巧,看一会儿云,我的心也变得澄澈明净起来,无比轻松。

花开花落,云起云飞,转眼间多年过去了。无论我走到哪里,依旧保持着看云的习惯。时光悄然流转,秋日巧云年年生。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看到秋空中舞动的云朵,我便有种心安的感觉。所谓岁月静好,应该是有闲眼看巧云的心境吧。感谢母亲,早早让我学会了领略自然之美,也懂得了平和平静的人生智慧。

捡秋的幸福

■赵自力

每年秋天,母亲总忙碌得像个陀螺。稻谷和花生相继入仓后,她最喜欢去捡秋。

今年中秋节,我和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。推开小院的木门,满院晒着金灿灿的“秋天”。玉米挂在屋檐下,红红的辣椒挂在大门的两旁,像一副对联似的。地上还零星地晒着几把花生,还有几颗刚摘下的柿子。

父母都不在家,听邻居说母亲捡板栗去了。板栗树就种在屋后,不大一会儿我们就看见了板栗树下的母亲。她弯着腰,拿着火钳,仔细扒拉着地上的杂草。“妈,又在捡板栗呀。”我跟母亲打着招呼,她才直起腰来,满脸带着笑容。“你们回来了,正好可以帮我捡板栗。”母亲欣慰地说。我们学着母亲的样子,去捡拾遗落在杂草里的板栗。那板栗多半是被风吹落地上,然后滚到杂草

里的,所以得拿着火钳,一点点扒拉才能看到。“你们先回去吧,我再捡会儿,不捡回去挺可惜的。”母亲笑着说。我们下地少,干活不耐长,母亲看在眼里有些心疼。不过,我们还是陪母亲一起捡板栗,虽然动作生疏,但能为母亲帮点小忙,心里也觉得无比欣慰。

捡回的板栗,倒在水泥地上晒半天太阳,就可以放冰箱保存。我喜欢吃生板栗,剥开一颗放嘴里,嚼起来咯吱咯吱响,又甜又有嚼劲,感觉很过瘾。“捡回的板栗,总感觉甜些。”母亲喃喃地说。是的,如果不捡回就可惜了,所以感觉要甜,我对母亲的话感同身受。捡回的板栗,我总要带点回城,想家了就嚼几颗尝尝,那里面有家的味道。

屋后有几棵枣树,秋天枣子变黄时,母亲总要摘些下来送给邻居们尝尝。那枣树一把年纪

了,记忆中从小就长在屋后,每年结很多果,一摘就是半筐。那枣子又甜又脆,曾滋润过几代人的记忆。枣树太高,树梢上的就摘不到了,看得见摘不到,挺可惜的。我们一回家,母亲就念叨着还有多少枣子没摘。于是,搬把木梯,稳稳地架在树上。我爬到木梯上,用竹棍敲树梢上的枣子。母亲和妻子则在树下,牵着硕大的油布,枣子敲下来时落在油布上,大有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意味。一家人打枣,不时发出欢笑声,其乐融融。枣子全部收入囊中,最高兴的是母亲,她说可以给邻居们多送些。

母亲还喜欢带我们去菜园,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几把摘掉的扁豆,或是一个躲在瓜叶下的嫩南瓜,都会让我们欣喜不已。

陪母亲捡秋,捡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诗歌

回

■赖阳彬

花期过了,有风捂住嘴
云雀起飞,莲蓬还没来得及准备
就已经成熟

西风在沙漠的吆喝声中
立了起来
急着躲藏的,不只是白桦
树跟河流
还有锦书和青石板

辽阔的大地卷起沉默的种子
我沦为一个无剑骑士
身穿布衣
远山,驱着我
夕阳,驱着我

枯寂,射进我的瞳孔
趁,虚无还没占领蒿草
寒衣刚被青烟穿过
我从天山赶去

酒香燃尽了戈壁
大雪封了玉门关
我的江南浩渺,在失声的
瘦马背上
杳无音讯

人间九月天

■黄贵美

人间九月天
云朵在天空,白得那么轻
秋风吹在校园那排丹桂树上
每一片叶子在确认自己的形状
每一朵小花都在散发自己的芬芳
静谧,旖旎

多少教师在九月的霞光中
素面而立
手握粉笔在三尺讲台上
画山河的壮丽
呵护着雏菊李花狗尾巴草
自由而自在地开放
又有多少教师
在九月秋虫呢喃中将孩子
请进知识的殿堂
每一朵绽放的小红花上
都烙满了心血

人间九月天
在清浅的星空印上明信片
由大地出版日月星辰
馈赠孩子,人手一册

当你们来找我

■陈思铭

今夜 当你们来找我
熟悉依旧
似乎又回到了三年前
那静坐在课堂上
游荡在星空沙玛里的涩涩与美好
时空机里
机票有我
我总是 从这头飞到那头
又从那头飞回这头
我的时空机在慢慢变小

不知道什么时候
你们的机票悄悄扬起
一串加速数字
星空沙玛
那曾是你们的垂涎
也已偷偷
挤进了你们青春里的机场

今夜 当你们来找我
我又飞回了心念的这头



践行微文明，争当好市民

反对铺张浪费 倡导文明用餐



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| 民主 | 文明 | 和谐 | 自由 | 平等 | 公正 | 法治 | 爱国 | 敬业 | 诚信 | 友善
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
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 河源市文明办